







周易傳義考異

京兆 伊藤長胤 著



易傳序 亂按易有交易變易之二義朱子兼取二義  
程子則專從變易一義其卦畫肇于上世而其書作  
於殷周之際專為卜筮之書至春秋戰國之間十翼  
出以明二經之義或以說卜筮或以說義理夫子則  
特做義理之書看故曰云云可以无大過矣王弼註  
經韓康伯註十翼今古注是也專說義理象數不復  
以為卜書程傳亦因之但義理精詳辨論明備推之





人車闡發聖人之蘊不可復与王韓諸解一例看也  
至朱子則復反之卜書名之曰本義大意雖与程子  
異而義訓名例之間亦有所長讀易者要當讀程傳  
會其大旨而義趣則參取本義斯无所失矣

### 易經序

此序相傳為程子之作予所藏二程全書批性理群書  
載於拾遺中然其議論文字不類程子平生之言或  
云書林余怡慶賞之所著先生以為或然也

亂按在道在理承上文來然在理之理字不穩此語本  
於程子所謂理一分殊之說則萬殊不可言理當曰

在事或在物則可矣

又按此序或以為程子作然程子觀易專以義理為說  
而未嘗涉象數卜筮平生教人亦未嘗言无極太極  
此序專說象數卜筮而未嘗及義理其非程子作固  
不待辨也或以為朱子作然文公平生著撰片言隻  
字收裒无遺而此序不見于大全集且序中所言敬  
之在理則有万殊非朱子之旨其非朱子作亦可辨  
也大抵古人文字凡昏序必叙其由此序一篇文字  
泛論易之理似科舉文字此宋元學子之所作漫載  
之于篇有可及永樂修大全亦因而不除嘗記經解



中亦有此序者先儒有說

負陰而抱陽老子第四十二章万物  
和上下篇義○胤按上下篇義亦不知誰之所著康  
紹宗二程文集拾遺亦所載云見易傳文蓋自所刊  
行易傳而收也今觀其說瑣細牽強決非程子之作  
也

右繫辭傳○唐荆川稗編熊明來云漢儒所說龜文可  
鉦者莫如大載禮經註之言大抵圖畧之說至宋始  
詳其源發於希夷而劉牧亦從范諤昌傳希夷之學  
其紊亂圖書特錯午言之以秘其術尔○按劉牧字

長民衢列人其畧有易數鉤隱圖頗穿鑿詭秘有河  
圖四象圖自以為玄妙却是十為河圖矣

卦變圖○胤按閱此圖者須知彖中或言剛上而柔下  
或言柔得位而上行皆言卦變也此六十四卦中以  
卦休互往來者遇非筮得卦變也假在師卦曰剛上  
柔下則知師之九二初六與復之初九六二換位也  
謙之卦則知謙之六二九三與師之九二六三換位  
也豫比剝亦準此若自上而言則有比卦九五上六  
與剝之上九六五換位在豫卦九四六五與比之九  
五上六換位也謙師復亦準此下所列諸圖可以此



例推也

又按宋谷水林至字德久淳熙中以大學上舍釋褐官  
秘省省著易禪傳三篇載經解其中有李挺之六十  
四卦相生圖漢上朱氏以為康節之子伯溫傳之於  
河陽陳四丈陳傳之於挺之長楊郭氏序李氏象學  
先天卦變曰陳圖南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  
李挺之以授邵堯夫陳安民陳安民以授兼山云々  
○胤按李子才卦生圖與此圖同但圖止三陰三陽  
而無四陰四陽以下二圖豈文公因陳邵旧而詳之  
耶

右易之圖九○胤按天地自然之易河圖洛畧也伏羲  
之易先天四圖也文王之易後天二圖也帶周公在  
其中孔子之易卦變圖也卦變之說彖中所說一義  
非作易之本旨也故以為孔子之易

周易上經○孔穎達正義云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美里  
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顯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  
演故謂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顯周以別餘代故易緯  
云因代以顯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  
之名亦是普編之義雖欲无所遐弃亦恐未可尽通  
○陸德明云見下○胤按周字從存二義唯當定為



代名本義自明

陸德明音義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

讀昏錄曰朱子本義依呂氏所定經二卷傳十卷古易次第可見易本卜筮之昏

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名卦恐未必然六十四卦只十七卦重名加曰字者總四卦而已恐不可以此为例也竊按凡加曰字者卦義與卦才異者何者今只從先儒之說為伏羲畫卦文王演辭說卦之所以名小畜者以其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也文王

系之辭曰亨則不在此以其健而巽剛中志行也故上加曰字下加乃字其意可見然讀小畜卦辭彖辭則只就卦之才而說而成卦之義不少及之可矣程子以成卦之義解卦辭亦以解大象所以紛紜難看朱子於解卦之下載陰畜陽之說至解卦辭則只以卦之才言尤是大全蒙引中述本義皆混于程說語類中密雲不雨下亦有陰畜陽蓋朱子未定之見仍程說耳編大全蒙引者亦不察之漫收入之啓後人之惑也故說本義者陰畜陽之說彖辭中不誦及可矣



**述旨** 韋編○漢書儒林傳序孔子與云々蓋晚而好易讀之丨丨三絕而為之傳○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傳謂彖象系辭文言說卦之屬四聖三古○漢書藝文志云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韋昭曰伏羲文王孔子孟康曰易系辭曰易之與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

**筮儀** 假尔泰筮丨丨見禮記曲禮上篇古者命蓍龜之辭龜曰泰龜筮曰泰筮○陳氏集說云假因也託也泰者尊上之辭有常言其吉必常可憑信也

此第一營丨丨上系辭曰四營而成易十八變而成卦本象四營謂分二卦一揲四歸奇也○按三營四營謂之半者左右各居其半合左右為一營故言半也

**乾**

全卦大意此卦六爻皆陽故名之為乾而系元亨利貞之辭也諸爻皆取龍之象而唯九三一爻專做人位



說文從下而上九五為人君之位與二相應本示占筮所值之吉凶也彖移就天道聖人上說大象亦取象于天而以天行健比君子自強之誠小象各示所遇之戒也文言則演彖象之意卦爻俱就人事說而乾元始而亨一段專說天道六爻皆做聖人之爻說其所同異畧可見矣程子解卦辭為天道則本於彖而分為四德則蓋出於文言也各爻皆為聖人之爻亦據文言也朱子則卦爻各隨文成解而不必定為天道聖人爻各示所值之吉凶也其於彖象文言亦各為解不相混同大抵觀易之全教則當從程傳呂

玩其象而至於辭義則本義最為簡明有條不可不從然解彖象而間帶卜筮之意如解首出庶物曰聖人致太平之占解牝馬地類曰其占如下文所云也亦不免牽扯唯當各隨文消息而不可錯雜混合他卦準此

乾元亨利貞○胤按程子從文言首章說解為四德自王輔嗣已來已是如此朱子則從諸卦彖說解為占辭云大亨而利於正易本為卜筮之昏則朱子之說當為易之本旨也然彖曰大哉乾元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則當以元字連上文不可與諸卦言元



亨利貞者一槩而說彖叙例自可見矣若夫解為四德者文言雖有其言尤不可從也詳于下

胤按程子云天者天之形体乾者天之性情云々此說不然也乾是卦名非天之一名也以其六爻皆陽純剛之至也其象為龍為馬天者特其大者耳猶艮之為山離之為火豈可指火為離稱山為艮哉曰取象則可矣以為其別名則不可也且自大象已前已无以乾為天之說矣而后世則曰乾坤則自為天地之別稱大爭古義程子之說亦不免襲其陋

又按本義三陪其畫二句依邵子加一倍之說於八卦

之上三句兼參程子之說二說兼舉以完其說不如專取程說也

又按程說解乾六爻皆為聖人之爻朱子以易為筮昏故不必為聖人之爻但二五見說大人故有賓主之說程子蓋依文言故字做聖人說然文言自是一義解爻不必可拘

初九木養胤按卦下謂卦之最下與下程傳所云卦下之辭為彖不同

九二胤按利見大人程子說大人二樣一是指九五一是指九二三樣一是指二之利見五一是指五之利見



二一是天下之人利見二也朱子則為占者利見本  
爻九二之大人也若或有其德則利見九五飛龍之  
大人也程子之說最錯謬不明朱子之意亦覺牽捏  
今按其意朱子把做卜筮之昏而占者非人皆有見  
龍之德多是平常人耳故把文言為証言大人是指  
九二本爻之人云、然使卜筮之用必神而奇中則  
凡值此爻之人必有此德之人觀其吉凶悔吝之辭  
可見矣

又曰九二所謂大人蓋指九五也凡卦言利不利者皆  
主本爻而言非自外言之也乾二五相應君臣相遇

明良契會之時故二之所謂大人指五而言五之所  
謂大人指二而言互而言之焉耳王輔嗣說既是如  
此若夫文言所說者各執本爻論大人之為君德非  
爻辭之正意朱子堅從其說以解爻詞不必可信蓋  
文言之叙爻倚卦而泛論其理非如春秋之有傳也  
亦不可以以為錯解爻辭也古人之解昏如此者多  
又曰先儒多以六爻配天人地不必可從雲峯胡氏曰  
三四人位故三不稱龍而稱君子双湖胡氏曰三四  
人位非龍之所擬皆誤矣文言九四爻下曰中不在  
人則專指九三其不以四為人位明矣九四明曰在



信義考異一  
淵則專言龍而非人位之可言今九三云、者乾一卦取象于鼃除三之外皆言鼃蓋龍畜物也雖或潛或飛而非人類中物故三一爻專言君子乾、之象括蒼龔氏曰乾、夕惕非龍之所可為故以君子言之蓋倒說也

九四 胤曰程子或躍在淵是一串爻著一或字以疑之躍于淵則是就安也朱義則或躍与在淵各自二項爻九四之位即是在淵也而未躍兵而躍則向乎天然其進退未定故或之也或之而適其可則无咎也

九五 胤按卦配三才則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九五入天位故程子曰進位乎天位九二傳曰田地上也三曰三雖人云、皆依此例然易有三才之道者汎言焉耳每爻不必可拘本義則不然

胤按利見大人程子含二意利見有聖人与天下二意大人指二與五朱說如九二例管見亦可以上例推之

用九 胤按用九程子以為乾剛之道首即為物先之意朱子從歐陽子之說為諸陽爻變之通例群鼃无首即諸鼃无頭意



歐陽居士集明用曰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變而七无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叙所以不用七也

用九本義 胤曰啓蒙筮法變及四五爻則呂不變爻為占非必皆用九而不用七也且乾之群龍无首即坤之牝馬之貞其又似乎相通然坤之利永貞豈乾之无亨利貞乎哉皆可疑之甚

彖曰云々本義无彖曰二字  
本義本○上彖傳第三  
彖即文王  
做此

大哉乾元 | 此專 |

廣義云朱子因古易作本義古易傳自為傳彖傳卷首有上彖傳三字故有此注附于其旁如系辭上傳旁有系辭本謂文王周公所系云々也今既不同古易則此注不宜用用之則所言傳者与凡言傳者之傳字何指耶

彖曰云々 胤按聖賢之教人常就人莫為言而及天道者甚罕其言天道亦說福善禍淫之迹微於人事者而未嘗及陰陽流行之理也唯易因陰陽消長之變以示人事之進退存亡故彖曰卦辭元亨利貞之



言以發明乾元之義曰云々盖天地之間日月星辰之繫乎上人物草木之列乎下舉皆莫不資是氣以為始故其指詞如此乃言一元陽之氣為万化生之本也所謂乃統天者是也及至後世必向以上面駕一箇無声无影物以為樞紐根抵則是實淵源乎老莊而非易之本旨矣六經說天莫古於此亦莫明於此唯當以此為宗而不用後世紛紛之說与統天程傳謂統言天之道也朱義謂貫天德之始終即所謂偏言包四之意

石芝劉氏云彖本文王卦辭大哉乾元茅語孔子叙卦

辭者不當係彖曰字彖曰等係漢鄭氏王氏所加本不必解若解之則當作孔子傳彖之意有日象曰做之

鄒氏易會曰大明終始言乾元之大明亘終始而不息也陽本大明大惟大明終始故六位以時成而能乘六龍以御天 廣義

從劉氏說則謂彖曰二字孔子解彖而曰也此調停程朱二家本為此模糊本義本无此二字不必枉解亂按大明終始程傳就六爻而言本義就四德而言依下文六位六龍之言傳可從也



又按首出廢物二句程子上一句說天道下一句說人道朱子以二句共為王者之度如程子說則上下二句分析義不相蒙此二句是一串事當從本義說

又按乃利貞程傳就天道上言本義就万物上言

又按保合太和程子就天道上說言其冲和不易之理朱子就万物上說言一物上各含元氣朱子意蓋承

上文各正性命說當從本義

本義本○上象傳第五 象者卦之

天行健 天乾卦之

廣義朱子因古易作本義因其曰文而昏曰上象傳故

有此註附于其旁曰卦之上下兩象者分二体言二体各一象也以數字为天行健地勢坤等言曰兩象之六爻以六爻周公所繫者以兩象包有六爻以六爻周公所繫之辭只是兩象逐節之義故并謂之象也此數字總化一句讀為潛龍勿用及履霜堅冰至等而言

小象	大象	經	傳
初九	☰☷		
象曰潛龍陽在下也	象曰天行		

象經卦之上下兩象  
小象高象六爻周公所繫之詞

☰☷ 經 大象傳 天行健 傳

初九潛龍 小象傳 陽在下也 傳



胤按本義云：卦之上下而象下當絕句不可連下周  
公繫之詞也蓋上下兩象无詞直以伏羲之卦畫為  
經孔子傳之曰大象傳天行健是也兩象六爻周公  
系之辭以為小象之經潛竜勿用是也孔子傳之曰  
小象傳陽在下也是也本義不曰孔子傳之者蒙上  
彖曰注也

又按朱子之意大象之經无辭以卦為經小象之經六  
爻辭是也而不及彖者存于彖傳也予謂彖象非復  
一手之作而象後于彖想當時作彖之人只解卦辭  
不及爻辭故象專解爻辭而別就二象說全卦之意

不復叙卦辭也然則大象不可必援卦為經也

又按程子大象○胤按天行健古義曰健當作乾以音  
相近而誤也六十四卦大象皆舉卦名而別取義近  
閱經解中所收河南吳仁傑易圖說曰象傳六十三  
卦始於地勢坤終於火在水上未濟皆有卦名獨乾  
曰天行健者字書乾一作健豈本作健而傳字之誤  
遂以為健耶乾坤其名也健順其訓也乾健坤順當  
一体言之以云天行健則坤當云地勢順矣六十四  
卦豈容乾獨異於諸卦也哉以說適與先說符但曰  
古文益言耳其義益明矣



又按程子卦辭為彖象者通稱彖六爻辭只稱爻而  
叙爻辭者稱象未嘗謂爻辭為彖也觀曰其卦下之  
象爻下之象可見矣朱子各分經傳

大人造也○按大人造也傳訓造為為言聖人夏業本  
義訓為作據文言聖人作方物覩與起之意俱存九  
五本爻之人为大人以拘于文言之說拋象意則九  
五利見者九二在下之大人也故曰大人造也正其  
本爻的意文言則別發一義不必相符同古義云造  
詣也至也引伊尹就湯太公歸周予後閱漢史造作  
聚因知涉史之亦可翼証也十翼之不一子亦可

就然而辨矣陸德明音義大人造鄭但早反為也王  
肅七到反就也至也劉歆父子作聚漢劉向傳作大  
人聚也師古曰聖王正位臨馭四方則賢人君子皆  
來見也彖象文言專主義理說未嘗一有涉于卜筮  
者也本義謂六陽皆變而吉恐不免牽強

文言○文言古易別為一卷本義因古易卷首有文言  
傳三字因有注附于其旁曰此篇云、元者善之長  
以下別起一行元者生物之始已下注附于其下修  
大全時傳義合刻而專從程傳本故本義注致錯雜  
不明



陸德明音義文言文飾卦下之言也夫子之十翼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

胤按玩易者須審本經及十翼主意經還經意彖還彖意象還象意文言系辭還文言系辭意各辨其說而要不混同假借焉經是占辭因陰陽消長之變示吉凶悔吝之兆彖象二家專就人事示教而无復卜筮之說如乾卦本是吉卦六爻之所值吉凶各可見矣彖推之天道曰大哉乾元配之聖人功化之極曰首出庶物万物咸寧象則取天行无停機之義而示莊敬曰強之教逐爻各存其戒也是彖象二家所說不

同文言專就人道上為言不曾說天道且六爻皆做好人說故或曰君子或曰聖人觀其語自可見矣程子通六爻皆做聖人說豈批文言而言耶

胤按乾元亨利貞本是占筮之辭彖移就天道上說曰乾元坤元而未嘗分為四德也文言則析為四德則亦專就人道上為說而未嘗說天道也所謂善之長也等四句及曰君子休仁云云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其語意自可辨矣然則以元亨利貞為天之四德彖象文言之所未嘗言而從前諸解相襲為天之四德最不知所云



元者善之長也○胤按元者善之長也四句程子通下  
段專做人言說朱子以上四句做天道兼言人言到  
下節方專為人道說覺程傳為長

又按程傳解卦為天之四德故以文言為推之人言本  
義解卦為占筮之辭而此處亦是人言皆不與天道  
相関則所謂元亨利貞天道之常者何所憑批豕雖  
有乾元坤元云說而亦不的分解故本義以此處虧著  
元者生物之初云、於時為春等語然正文不見其  
義以元亨利貞為天之四德其說昉於疏家王輔嗣  
亦无解云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胤按程傳解卦辭元亨利貞為  
乾之四德故曰休乾之仁朱義謂人君以仁為體覺  
本義當從也又曰文言上文云元者善之長也言衆  
善之中元為之長也長字屬善此云體仁足以長人  
言足為衆人之長也長字屬人此亦古者說昏融洽  
不滯處

利物足以和義○胤按程傳謂和義乃能利物本義謂  
利物則義和程傳似倒說胤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義利之不並行也久矣以其利已也故與義反  
故能利物而後可以與義相和順而不悖故曰利物



足以和義

貞固足幹事○胤按貞固程子以為真正堅固之義朱子以為智之德以備仁義禮智之目程子說不可易也蓋聖賢之立言彼此互舉不必相襲猶醫師之処方衆藥相配以取効也故孔子每言智仁勇中庸言仁義禮至於孟子始兼舉仁義禮智四者不如後世字以仁義禮智信為人之五性也各隨所是立言不同文言曰云々元之為仁亨之為禮利之為義本文已明言之矣至於貞固之為智古注疏及程子並無其說至本義則云貞者生物之成於時為冬於人為

智又曰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云々予謂貞固言人之操守堅固與智之義不相干涉文言因卦辭配之仁義禮說此四句立教不必強配仁義禮智也

胤按朱子必欲以貞固配智而本文無智字故本義添一知字云知正之所在云々は是本無拋且知正之所在一句貼貞字固守之一句貼固字此自智含二義之說出所引孟子志然語類云既知又曰弗去有兩義又曰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云腎有兩有龜有蛇云々此等說最可疑也



初九曰——○胤按遯世无悶二句遯者似重複然遯世无悶人不知而不愠之境至于不見是而无悶則愠于群小憎茲多口之時而尚無不豫之意則盖又重矣

胤按文言凡六節程子云第二節言用第三節言時身四節言義朱子語類云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也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又曰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詠乾之德耳又曰聖人只是敷演其義又兼押句那裏恁地分別予謂當从朱子說

則皆做聖人說亦玩易之活旨也程傳批文言故卦辭皆解做聖人本義則各隨文為解當从本義也又按所謂何謂也子曰者歐陽子謂當時誦易師身之若問其稱子者指誦師而言古者稱子猶後世稱先生也不必限孔夫子也其說得之矣  
九二曰——○胤按善世不伐只是顏子不伐善之事著一世字者見龍在田之時也故下乃曰德博而化胤按此章叙利見大人指九二為大人非言九五也盖在爻而言則二之大人指五五之大人指二互而言之同德相應君臣相遇之象也文言不依卦義別立



一義各指本爻之人為大人是非看差經文也古人解經多是如此易中最多程朱二子以文言為直解經文故傳彖中殊致紛紜以下倣此

胤按九二中而不正而文言曰龍德而正中故程子曰在卦之正中此將正字帶說与他爻得位曰正異例朱子曰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此通全卦而取中程說覺優

九四曰——○胤按程傳或躍字內含在淵字處則未躍于淵也淵則卑於田然離其位而就之故為進也

九五曰 按此章秋利見大人指九五為大人正如九二例聖人作一句貼大人說天下之人快觀聖人之真起也此文言不依爻辭別爻一義者非錯解爻辭也

又按程傳曰言在見前言在見後蓋謂訟之利見大人其立言在未見之先乾之利見大人其立言在既見之後訟望其決斷乾蒙其德化故不同也予意易本占昏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諸卦中言利不利者皆言值是爻者之利不利三百八十四爻其立言皆在事之前按後世占昏曰某日宜架屋某日宜植木然則



傳義考異一  
訟之利見與乾之利見立言豈容有先後之異文言  
外又辭別發一義故曰聖人作而万物覩程子以文  
言說便為本文之義故有此說

亂按程傳同德指九二大人也同聲二句說二五同德  
相應水火雲風四句說万物利見九五之大人傳中  
可見予謂同聲以下六句皆為聖人作而万物覩起  
蓋聲氣無形水火有形而無心龜虎則動物自上而  
下從輕到重皆為說聖人發六句一串說為是

亂按本乎天本乎地傳義解異日月星辰不可比物當  
从本義動物植物之說

又按程傳上應於下二句在二五相應上說上下上既  
見下二句在君民相見上說上下上俱指五下字所  
指不同不可混看蓋程傳解又兼三意故說此節亦  
然本義只一意做天下之人見九五大人也本義不  
可改也

潛龜勿用下也○亂按子之雅言在詩昏執礼而曰五  
十以學易且曰吾欲无言則其意可知文言自是已  
下反復重疊无甚異義則其非夫子之親業蓋亦可  
見矣

或躍在淵自試也○亂按程傳訓自試為自用是進退



自用也試字訣進退而言朱義姑試其可本尚昏語  
專主進而言亦當从本義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胤曰文是禮樂制度之文明則  
其燦然處凡經書言文如曰文不在茲乎夫子之文  
章煥乎其有文章皆然厚齋馮氏曰文謂物之輝采  
明謂化之光顯恐不切又曰九二未位乎上而曰天  
下文明者何也蓋苟有堯德則雖不位於上而天下  
既被其化如伊周之芟業是也

終日乾○胤按程傳終日乾○以至夕惕是元時不  
勤也本義九三危懼之時不可不如是之勤也

九四曰——故无咎○胤按上下无常進退无常互文  
而言誦一或字高蹈遠引獨潔其身如沮溺之流是  
離群也惠失乾沒希世求吝如蘓張之徒是為邪也  
九四或躍在淵狐疑猶豫進退不決者非此二者之  
為也蓋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進德修業平素所誦  
明而蘊畜者久矣欲其及時而措諸事業也故能无  
咎也

乾沒見史記酷吏傳曰湯始為小吏——徐廣之隨勢  
沈浮也

乾元者初亨者也○古義曰自乾元者始而亨以下至



天下平也六十六字誤換入于中間詳文勢議論當  
在于篇首胤按此第五節專叙彖曰之義而遂併及  
六爻也

利貞者性情也○胤按利貞者一句為下二句提綱乾  
始一段是說利大哉一段是說貞程傳解以節為利  
固得之矣本義以節中具四德為說甚覺牽強

又按莊子知北遊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林氏引文言  
證云其意相近

大哉乾乎胤按此二節覆說利貞之義乾始能以美  
利天下不言所利者乾之利也剛健中正此乾之

貞也蓋正即貞也在他卦則只正而已在乾故曰剛  
健中正又極其美曰純粹精也程子以為六德朱子  
以為四德不必然也

時乘六龍——○胤按雲行雨施二句程傳做風雨時  
若意解本義則作譬喻如時雨化者意覺朱義長

胤曰彖象文言其為孔子之作既不可知而亦非必一  
手之作也時乘六龍雲行雨施是彖辭豈可復自述  
文言以釋其義哉各是一人之作可知矣况槩為皆  
孔子之化者尤不考焉耳

又曰雲行雨施下彖曰品物咸亨此就天道說文言曰



天下平也此就人言說所指各不同且彖雲行雨施  
句在時乘六龍前而文言則互相前後古人解經不  
必拘泥此亦可見矣

君子以成德為行○胤按君子以成德為行此兼善天  
下之言謂著於事業者為成德也初九潛隱而未用  
於世未見成德之行也故曰行而未成與孟子所云  
成德達材者異矣孟子不拘顯晦泛就成其德者而  
言文言專以有為做成德說未成之成分明承上文  
成德字為說傳義共做尋常成德字解  
又按君子以成德為行此二句說君子本分言至潛之

為言方貼本文說蓋措諸事業者成德之行也九二  
方在側陋未著於事業故云勿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胤按學以聚之則積之於己問  
以辨之則資之於人皆所以力學也寬以居之則恒  
之於身仁以行之則施之於人皆所以修德也文言  
以此贊美九二之大人也未諸孔孟之言則博文約  
禮者夫子之所以善誘人以禮對學而言守身之法  
也知言義氣孟子之所以不動心知言者學之事也  
浩然者集義之所生也以義對學而言不動心之本  
也此文以學與仁並言蓋明君人之德也立言雖有



傳義考異一  
十四  
異而其意各有所專焉十翼固非夫子之作然質諸孔孟之旨而不謬則不可以其非天子之言而不尊信若夫學以博才靜以修身者孔明之所自志以靜對學而言不似聖人之言

胤按九二利見大人程子謂見九五之大人也朱子謂見九二之大人此亦爻与占者为賓主之說此辨已見于上兵文言不由爻辭各以本爻之人为大人不必以爻为主泛言大人之德耳

九三○胤按九三專为人位觀象特言君子下文曰中不在人可見兵彖言御六竟者泛通全卦滾說耳非

六爻盡取象于竟也

九五○胤按此一節與中庸贊夫子之德曰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載无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及稱君子之道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意味一般所謂天地者乃指其蒼々之休而其德云者言覆幬之无外持載之不重耳程子云天地者道也尤隨理解而非古人之意矣若然則所謂与天地同德者即与道同德也尤不可曉朱子解中庸亦用以解盖本程傳來假言天則固可以言道連言天地皆就形体而言也



又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專就占筮言觀其曰吉凶可見  
兵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也然謂之質謂之無疑則  
與所謂決嫌疑洪範誓疑意同謂決之於耆策也注  
云造化之迹也中庸亦从此注則謂風雨露雷化迹  
之可見者尤可疑也所云同吉凶所云質而無疑者  
竟不可說

上九○上言進退存亡得喪而此不言得喪此三代文  
字得喪自在進退存亡中

坤

今按程子以元亨利牝馬之貞亦解為四德利字下亦  
做讀本義則曰利于牝馬之貞此亦可從本義也

今按君子有攸往傳批彖辭解為一句本義則蒙下句  
說此亦可从本義也詳于語類

今按主利傳意坤主於利物也義意陽義陰利故坤主  
利也

胤按程傳西南得朋一句只是虛語東北喪朋安貞吉  
二句一串言陰从陽之吉猶女子从夫而生育也本  
義西南東北二句平說安貞吉一句蒙上二句安貞



程傳各是一事本義安於貞也

又按語類伊川說東北喪明處但不知這處添得許多

字否此是用王輔嗣說

彖曰至哉坤元

○胤按坤卦系辭云：者猶乾

之元亨利貞言筮得者其垂大亨而利正健順之貞耳未嘗与地道相干涉也彖謂之坤元者別取其象配之乾元取之地道而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也在乾而言則雲行雨施者天之氣也品物之流形於是乎資始焉在坤而言則含弘光大者地之形也品物之咸亨於是乎資生焉俱以秋一亨字其言品物者

皆承上万物字為言

坤厚載物

○胤按德合无疆猶悠久无疆之謂

言無窮也天無窮地亦無窮此德合无疆也

柔順利身

○胤按卦辭曰君子有攸往者只是

虛句蒙下文為出行之占彖則通上牝馬之貞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則為踐行之行言君子乘柔順健行之德也

西南得朋

○胤按西南得朋四句傳義異同亦

与卦辭同本彖叙卦辭只隨文略解到彖則云：卦辭亦常以此意着語類云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



喪朋亦自不妨為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又  
曰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  
陽却是全体

又曰程子意西南得朋雖陰之本然不全是好車必東  
北喪朋乃有生育之慶也朱子意西南得朋乃是好  
夏東北喪朋雖不是好夏反之西南則終有慶也傳  
義二家其意似相反

安貞之吉——○胤按安貞之吉云：程傳人能有  
安貞之德則應地道之无疆也朱義謂地道自有安  
貞之吉二說相近而差異盖地道安貞故安貞之人

能應之也大抵卦辭是人夏而各取其象則當依程  
傳也

象曰地勢坤——○胤按乾坤本是純陽純陰之象  
不必專為天地故其德曰健順以无形之物象解卦  
辭乾曰剛健坤曰柔順是也象必象物故乾坤配天  
地乾曰天行健坤曰地勢坤天陽而屈氣地陰而屬  
質故天取其健而地取其厚此象之所由曰厚德載  
物而不曰順也

胤按傳義叙象俱兼順厚二意為解以乾健坤順必  
要入順意然象只曰厚德載物則當專取厚義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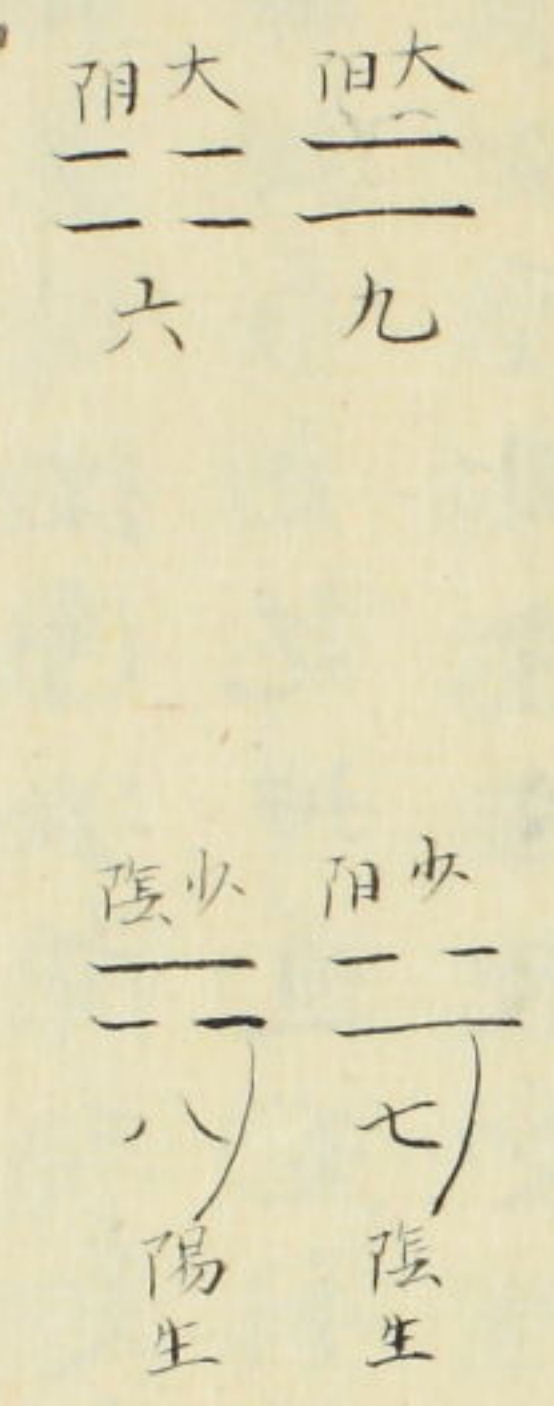


必要添順意大抵彖象文言各異其旨不必相叨從前已詳論其彖象先儒合併為說故致膠擾

又按天行之健可知也地勢之順難為說程傳取順傾之象本地不足東南之象本象云高下相因言山川丘陵之勢高卑相乘皆不穩當以文只當从厚意而不可必說順意

初六 | ○二程遺書九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象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象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為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見六

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履霜 | 疑也魏志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竟以戊巳日見又曰初六履霜陰如疑也

六三 ○按乾坤純體同德相應與六十四卦陰陽互應者異例而乾于坤亦不同乾九五為君位而二應之坤陰二為主故五不應也



胤按六二之直方大程傳專就地道而言兼以聖人而言不習无不利者乃其无為自然者也朱彖只言坤道亦不必在聖人分上言其異同自可見矣蓋坤是純陰之卦六二其中正者故系直方大之辭然不就地道若人更而言則無所執投畢竟就地形取象而欲人之行事易直方正且光大也本彖自明

又按直方大程傳以為三爻与孟子之至大至剛以直併解然易自說坤道孟子自說浩然之氣雖其更相類不必可相證也朱彖云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以此文言敬養内外之說文言依卦辭而別發一彖者本

又不必有此意然象又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則直方大三者併說而其所重在直方二者可知矣

象曰六二之動——○按象曰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則光字似說大字彖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六三象曰或从王事知光大也則知光字与大字相通用矣程傳解為光顯故上文必虧着直方則大矣一句六三——○胤按无成有終程傳无成而有終為知此者之戒朱彖雖无成而有終為值此者之吉凶胤按爻辭有二句今举上句象解其彖則并說二句蓋知光大也一句說或从王事無成有終二句也故程



傳詳其例

六四——○括囊程子只作韜晦之義朱子則作謹密隱遁之義論語甯武子之愚程子則如此又說朱子則云智巧之士所避而不為蓋朱子不好是等道理故處之有遷就之解

胤按六四括囊程傳在上下閉隔之時自持以正則必罹毋妄之災故韜晦其智以免禍此君子處亂世之道甯武子之愚蘧伯玉之卷懷皆是也朱義重陰不中故或謹事或去位此小人拋非其位之戒觀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則程傳可從也

六五——

○胤按程傳意坤臣道而五君位故取黃中下裳之義而有守中而居下之戒本義此又有中順之德故系黃裳之象視諸爻例本義可從也

又按程傳雖曰臣道君位其意專為婦人居天位之戒故舉女媧氏武氏以為當時宣仁皇后劉氏臨朝而言先儒經解或有寓當時之諫者春秋胡傳最多其說

本義云：昭十二年左傳南蒯以費叛叔莖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景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云：杜曰坎險故強坤順故溫強而



能溫所以為忠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

用六○胤按用六傳義之異與用九同程子言處陰之道朱子示諸陰爻用六之例且坤六爻變者就此而占之也

象曰用六——○胤按程傳永貞故大於終本義大

小訖陰陽而言陰變而之陽故曰大終也  
歐陽明用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  
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為亦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秋所以不用八也

文言後得主——○胤按得主下程朱共云脫利字此批卦辭而言孔疏則云陰主卑退若在爻之後不為物先即得主也此陰之恒理故云有常予謂卦辭云先迷後得主利則不言有常也彖則云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則不言至利也文言則云後得主而有常蓋彖解卦辭而文言又演卦辭則文言不必曰主利而其義自圓然則解卦辭得主利亦當解做得其主而利也陽義陰利易中亦无明證况後得主而有常乎下含万物而化光其句法相偶不必煩添一利字但孔疏陰主卑退之理覺不妥帖得主當作得其所



至之養与下西南得朋之得同

初六積善之家

○胤按蓋言順也程子取順長

之養言其以漸而長也朱子謂慎字之誤予謂下章

又言蓋言謹也當批程子依旧

孔疏曰順習陰惡之道積微而不已乃致此弑害

又曰陰主柔順積柔不已乃終至禍乱故特於坤之初

六言之欲戒其防柔弱之初以說覺牽強

六二直其正也

○胤按文言因爻辭真方大之

養而以敬養二字發明之敬持身之正也養者制事  
之方也上言正而下言敬者敬屬工夫而正屬效驗

敬則正也直方大在卦辭則各是三爻文言則只是

直方二爻大言其德之盛也德不孤字貼大字說

程傳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宋學以仁義為性之理恐人

認養以方外為告子養外之說故必著此語古人所

云敬也養也皆就人行為言故言方外其意自明

固不可做在內而形外者看亦不須防流於養外之

見

六三陰雖有美

○胤按地道真道坤道雖三者

併說而地是坤之象故以章專言地之道而真道臣  
道自可知也程傳專言臣道以卦辭或以王事人臣



之事也

六四天地變化

○亂按天地變化草木蕃則知

天地閉隔則草木之萎瘁天地閉賢人隱則知天地  
間泰則賢者之彙征上二句省下二句下二句有上  
二句交錯互言其義自明上之天地言天地下之天  
地就君臣分上言蓋言賢者處亂世孫言以免禍無  
譽於前无毀於後此括囊之莫也

五君子黃中

○亂按黃中有二義有中正之

中有中外之中傳義注又曰黃中色則是中正之中  
專主丑而言此本於左氏惠伯之言文言之黃中通

理亦然象曰文在中也文言曰美在其中則是中外  
之中正是彌中彪外之謂須當活者不可拘執

亂按正位程傳丑在坤故不言尊位而曰正位朱義則

直做尊位解

上六陰疑於陽

○亂按程傳云坤雖純陰恐疑

无陽故稱疑則疑戰之疑指坤也又曰見其无陽戰  
也則亦似指乾本義只一意專就坤而言玩本文既  
謂之疑戰則彼此俱疑在坤而言則專主坤而言而  
所无戰之疑可從知兵本義簡明

屯



全卦大意以卦內震外坎以卦體震而遇坎故名卦為  
屯也以卦德動於險中卦象雷雨之盈而系辭也大  
象專就雷雨而取經論之義序卦則別取鬱結盈塞  
之義各自不同程傳以二象亦為名卦之義動於險  
中為屯之義未穩貼本義隨文成辭自可見也  
震一陽交于二陰之下坎一陽交于二陰之中主陽言  
者震坎皆陽卦也

屯元亨  
○元亨程意以為屯則必通无往不  
復故云屯有大亨之道朱意以為震之能動有亨屯  
之才建侯程子則為人君封建之象朱子則為臣下

立君之象

彖○剛柔二字程子取震坎二象朱子取乾坤二卦言  
曰始交則覺朱義長

又按動乎險中程子蒙上文謂解卦辭朱子屬下文謂  
說致亨貞之由大亨貞一句朱子蒙上文章子接下  
文貼雷雨之動說雷雨滿盈竟非好爻且彖辭皆坤  
韻大亨貞与上之生下之盈叶当从本義

胤按雷雨之動滿盈程子蒙上文大亨貞句言陰陽之  
通暢和洽与雷雨解之義為相近朱子屬下文天造  
草昧言雷雨晦冥塞乎兩間猶詩古注風雨晦冥鷄



鳴不已古注以為亂世之兆較此二說程子以為好  
夏朱子以為凶夏其意正相反說雲雷屯則雷雨非  
有和合之兆也當從朱象

乾元亨利貞彖傳反文言則解為四德則非文王本意  
此以下彖傳所說乃從文王本意程傳滿盈于天地  
之間句蒙下文指万物也若為雷雨之盈則與上文  
盈塞于天地之間者矛盾矣猶乾之雲行而施品物  
流形也

彖曰本艱卦下辭豈有亨貞解天地生物而天造草昧  
說時夏哉蓋彖象序卦各自為象而互不相襲程子

換序卦而說彖故致如此○詩夙雨晦冥鷄鳴不已  
古之說詩者為亂世之象朱子之解雷雨滿盈蓋其  
意也

建侯朱象解與前後不同而曰姑拳其一者上雷雨中  
昧等不與初九又相干也

象曰○胤按傳曰坎不云雨者按雷雨解及雷雨之動  
滿盈而言也本象曰坎不言水者以諸卦大象多取  
於水也

經緯論緝四字成文解本文經緯二字蒙引經與緯正  
相及如何以經當緯蓋誤矣旧點經緯字下点一豆



適如蒙引之謬

初九盤桓——○胤按建侯程傳為封建諸侯自輔助之義方屯於下非君位也故但取其義耳本義取自建為侯之義與卦辭其例亦不同按象之志行正也則本義覺確

象曰雖盤——正真字相通志行正三字解居貞也

利建侯三字程子从象傳意朱子从象傳意以貴下賤二句分明解爻辭利建侯則此知傳不可少此意程子只隨文解成不及以  
六二○胤按乘馬班如程傳為分布之義取下馬則人

馬異知之意朱子只云分布不進之只蓋眾人分散而不肯進也皆訓班為分子則云班如班師之班蓋言還也乘馬欲進而却還申上屯如遭如之義

又按匪寇云、程子謂非初九之寇我非理矣求則與六五正應婚媾朱子初九非與我為寇乃求與已婚媾也貞不字程子取字音之義朱子从耿南仲說取許嫁而字之義乃名字之字

本義字許嫁也本耿南仲說

故為一句解爻辭屯如遭如八字

九五○胤按小貞吉大貞凶程傳謂當屯之時以漸正



之則吉遯而正之則凶也本義謂小亨則貞而吉大  
亨則雖貞而凶也易之為教觀可而動屈伸隨時當  
从程子說本義豈有所嫌乎以而改之歟



